

骗局

GEORGES BERNANOS
L'IMPOSTURE

[法] 乔治·贝尔纳诺斯 著 洪源 译



GEORGES BERNANOS
L'IMPOSTURE

骗局

[法] 乔治·贝尔纳诺斯 著

洪源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骗局/(法)贝尔纳诺斯著;洪源译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1.6
ISBN 978-7-5321-4168-5

I. ①骗… II. ①贝…②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2049 号

责任编辑:李珊珊

美术编辑:丁威静

骗 局

(法)贝尔纳诺斯 著

洪 源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2 字数 129,000

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168-5/I·3214 定价:1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第一章

“我亲爱的孩子，”塞纳波教士用他优美低沉的嗓音说，“对这个世界物质财富一定程度的渴望是合法的。在正义的范围内，维护这些财富不被人夺走，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种权利更是种义务，只是行动需要小心谨慎。在这个时代，基督徒的举止是有规矩、有节度的也应该是平衡的。人的本性难免会造成过激行为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耐性和认真来调整。我们应该捍卫那些必须的权益，并且不对任何人有成见。这样我们的心灵就能保持安宁，或是在心灵迷失的时候找回安宁。”

“感谢您，”佩尔尼松先生用真诚的语气说，“有时我们热血沸腾地希望为某些想法战斗，我承认这点。有您这样的榜样，在生活 and 思想上都给了我莫大的安慰。”

（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一脸抽搐，嘴巴抿得紧紧的，胡子不停地抖动。）

“我很乐意，”他又说，“年度报告的工作可以委任给别人，给那些更加有才能的同事。比如我很乐意把位置让给尊敬的天主教长老，如果当初他没有在第一天就推辞这个荣誉的话。难道我们真的能够想象，这位年迈斗士的自愿退让换来的是拉诺丁的上台吗？”

他的眼神透露出一种真正的伤心，一种肉体痛苦的焦虑，仿佛这个不幸的人徒劳地试着表达他的仇恨。

“我对拉诺丁先生没有任何成见，”那个缓慢低沉的优美嗓音又说，“我甚至很看重他。从他的批评，甚至是不公正的批评中，我总是能汲取益处，啊，我的朋友，空谈派的人的优点在于：他们恰恰能够唤醒我们身上的才能，这些才能有时会被我们平庸的生活磨损削弱。他们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帮助。”然后塞纳波开始笑了，笑容显得很沉重。

“我崇拜您，”佩尔尼松充满感情地喊道，“您在这虚无的喧闹声中保持着清醒，不管是在圣坛还是在教会的其他地方。拉诺丁先生的立场，他的固执会损害令人敬重的大人们的利益，您即使好心也不能忘了这一点，‘我们将付出代价，一次又一次’昨天，您尊贵的朋友西弥尔大人在我面前说。‘他将会给我们好看的’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决：只要几个没有授权的狂热选民带着一小撮无知的人表示正式反对，不，名义上的反对就可以了。这个要求过分吗？”

汗水终于顺着这个矮小男人的额头流了下来，他似乎在经历极大的痛苦。佩尔尼松在一家激进党人的报纸上编辑宗教专栏，由一位保守的金融家出资赞助，为社会党人说话。佩尔尼松把身心都投入这混杂了三方面力量的事业中，用尽了他的廉耻、耐心和昆虫一般的技巧。

《新晨曦》办公室人员几乎不认识他，他是没有书本的作家，没有报纸的记者，没有教区的高级教士，生活在教堂、政治、世俗和学术协会的边缘处。但是佩尔尼松劳损的，不吉利而且有点驼的背影对那些人来说再熟悉不过，而且他急于出售自己，别人并不是那么需要。

急切地想出卖往往会导致掉价，最后就会像熟透且没用的食物一样都烂在屋子里。

他是德尚圣母神学院的学生，一直到毕业的最后一天对他的使命还一知半解，接着他勉强过了会考之后就长时间的失去了踪影，直到现在体现他重要性的时刻才出现。他每个星期得在教区公报上留名，而且还要在雅各布街的一家小料理店编辑《罗马信札》，除了他还有别人能扮演这么阴暗的角色吗？

但是他像他祖先奥弗涅人一样懂得一点一点地储存名声，他的先祖在夏天用他们的汗水浇灌贫瘠的土地，冬天就去巴黎卖连猪都不吃的栗子，一生都辛勤劳作，梦想积累财富吃饱穿暖，直到临终医生来临前，才匆忙的变得体面干净。

这些《罗马信札》也不是毫无价值，它们至少还有对抗另外一些信件的价值，那些信件也是希望泄愤的失意人以同样心情和头脑写出来的。

那些信件可能是由不同的作者写的，但是同样的晦涩难懂，同样充满仇恨和贪欲，信件的写作手法很温和，针砭所有教会中所有体面的人。

佩尔尼松怀着尊敬的心情观察了一会教士，满脸皱纹的微笑着说：

“我不愿让您生气。然而教廷大使昨天说……”

“不要谈论教廷大使。”塞纳波几乎是祈求似的说道。“教皇的热情终于转变成对我们共和国部长们的愤怒，民主就是喜欢排场：一大堆诡计多端的教士被送过来，又无耻，又恶心，这一个，我敢发誓还听不懂希腊语，于贝尔议员。”

他抚摩着脸颊，发了一阵呆，又温和地说：

“不过，无所谓，您也听不懂。”

“您忘了，”佩尔尼松压抑住快乐喊道（虚荣的人，即使不经意的被刺激了一下，也会有很灵敏的反应），“您忘了我在1903年巴黎的神学院拿过希腊语的翻译奖，啊，我多想从事文学，但是总有做不完的琐事。”

“达戈曾说过：平静的秘密就是不要期待任何幸福的事。特蕾莎圣女在他之前也写过：某些会面是简单的，甚至是苦涩

的……”塞纳波回应道。

他的手焦躁地敲打着路易十六办公桌的红呢布。时钟敲响了十一声。

“我担心您会疲倦，”佩尔尼松说，“我知道您很少熬夜，拜访您，让我远离喧闹的巴黎，让我如此受益，每次离开您的时候，我总是充满了信心和信仰。您对人和事的看法是如此平静，您有智谋又很宽容！我以您为荣（允许我重复，我尊贵的大人），您不仅是这个世界的保护者，也是我可怜灵魂的导师。”

塞纳波神甫看着摆钟，坐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，尽力使他的右手不发出声音，他发出简单而又威严的话语：“我欣赏您的耐心和顺从，而且有时我对您的责备和警告很严厉。但是每周见您一次并非我所愿，您知道部里有很多事情，加上编辑史学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，您是个虔诚的青年，我不是推卸责任，如果我的建议对您有用，我是不会拒绝您的。但是我还是希望您去找其他的教士。您的选择很多，我知道您认识不少人才。如果您不想对某个平凡的神甫吐露心声的话，那么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听您的祷告。”

他们走到大房间的一角，议事司铎塞纳波坐在一张简单朴素的稻草椅子上，旁边是同样风格的祈祷台，忏悔者佩尔尼松跪在上面，为了扩大他的办公室，也就是他口中的图书馆，塞

纳波让人打通了隔墙，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杂务间，白墙红砖地，突兀出来的薄墙，都显得十分寒酸，即使他很讨厌寒酸。对于他那著名的图书馆，外行人根本看出华贵之处。这正是塞纳波的高明之处。他仅仅用了一张破桌子，几张稻草椅和一个简单的书柜装饰这个地方。但是有见识的人会发现装订简单的经书是最宝贵的一套，而圣骨是年经久远流传下来的。出于高贵的品味，神甫让人在墙壁上只悬挂了唯一一个十字架。

佩尔尼松已经抑扬顿挫地背诵起祈祷文，因为他非常喜欢卖弄他无可挑剔的拉丁文。塞纳波低着头，闭着眼睛，抿着嘴唇，带着苦笑，似乎对这熟悉的声音听得很认真，虽然他只是感觉到一种气味，一种干巴巴的，不是难以忍受而是恶心的气味包围着这个瘦弱但是欲望强烈的男人。

佩尔尼松是《现代生活》的编辑，他的虔诚并不完全是虚伪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真诚的：因为这包含了最重要的秘密，既害怕邪恶又想不为人知的运用邪恶。有时他会打破常规和教条，展示灵魂，不惧怕被他的敌人发现，周围的蠢人会说这是独立，大胆，其实一切都是被误解的表面现象。只不过他想彻底地摆脱他的过去罢了。接触过他的对手看得清清楚楚。对手反对的意见其实是暗暗赞同的，他对自己人的伤害引起的不是反抗，也不是同情，而是对被压迫者的幸灾乐祸，和对胜利者的模糊的爱。

他的内心世界是模糊的，不通透的，肮脏的。如果说他无视教条，但他对某些道德规范还是遵循的，也许这是在遵守最基本的游戏规则。他也害怕地狱，暗暗羡慕无视地狱的人。他惧怕引人注目，总是勉强控制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就好像一个小商人在没有顾客的柜台上无聊一样。他感到自己的无动于衷，少年时的老成一直带到了成年。仅有一次，在死亡威胁的时候，他才真正的祈祷了一次，并动摇了以往的一成不变的生活。他忽然发现以前的一切都比不上内心一次真正的忏悔。

塞纳波耳旁还萦绕着陈词滥调，那是佩尔尼松的祈祷，这看起来好像一个外科大夫在作例行公事的手术。一些天真的神甫可能会对此手足无措，如何应付那个厉害的人呢。祈祷声中还夹着几声谄媚的咳嗽。但是佛罗伦萨神修神学的作者塞纳波在祈祷结束前并没有打断他。

矮小的佩尔尼松的祈祷静静地结束了。但是他很诧异，因为没有听到什么评价。他抬起头正视神甫的眼睛，一动不动的看着他。神甫的目光充满好奇，阴暗，鄙视，悲伤，仇恨，甚至苦涩。苍白的佩尔尼松好像被老虎钳夹着，被人一眼看透，无法面对这令人不解的眼神，他试图寻找答案。但是眼神直接落在他的肩膀上上下游走。他立刻感觉到这种眼神在窥视他的内心，想改造它，感觉到这种透视自己的目光已经造成了一种侮辱，更过分的是这种目光还在寻找自己身上的丑恶。

塞纳波在这个人身上在寻找什么呢？比较什么呢？是某种在他身上类似的东西吗？

“我的朋友，”他忽然说（他眼中的火焰忽然熄灭了），“您怎么看待您自己呢？”

“我怎么看我自己？”佩尔尼松叹息道，“老实说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

“听着，”塞纳波教士柔和地说，“您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太简单而吃惊。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有看法，但是这个看法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，总是缺乏可靠性。因为这是个折中产物。因为观察不同于观看，观看是种简单行为，而观察要多角度考虑。我恳请您仔细的观察，在人们的眼中，从您的行为举止来说，您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“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”佩尔尼松说，他开始焦躁不安，“我承认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。”

塞纳波教士思考了好一会，以至于佩尔尼松以为他在祈祷。

“此外我得说，允许我提一点抗议，您对我提的要求似乎超出常规，我想您可能没有对其他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，我甚至有点害怕。”

“不要害怕，”教士用冰冷的声音说，“但是您可以不回答。”

“不，相反的，我乐意回答。”这个矮个子男人充满可悲的激情嚷道，“当然我不会告诉您细枝末节。不管我怎么努力，除去一些小过错之外，我经常会被肉欲困扰，您知道了更好，我对此感到羞愧。”

塞纳波先是沉默不语。房间唯一的灯就在他手边，（因为他惧怕其余的光亮）灯芯发出噼啪响声，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黑线。他探出身，张开手臂，佩尔尼松看见他长长的手指在战抖，几乎同时，火光映出了他狮子般骨感的头颅，额头和苍白得出奇的脸颊。如此忽然，如此出其不意地看到这张脸，让佩尔尼松感到害怕，甚至后悔说出了他的秘密。

于是，教士终于开口了：“您感到了肉欲，这有可能是另一种层面的精神。您感到了激情。然而您只说了一些微小的过错。”

“我没想到会得到您这样的批评，”佩尔尼松喃喃地说，他马上后悔说出这么不谨慎的话语。

因为对方沉默不语，神甫用同样冰冷的声音而略带默兹省口音的声音继续说道：

“不要惧怕肉欲，您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幻影。啊，这可能有些可以讨论的地方，但这也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事实。某些教士，有时会有偏见，可能会把肉欲看成某种征兆。他们搞错了。肉欲是没有价值的，只是某种极端，当把它作为一面镜

子时，是难以诠释一个伟大心灵的变化了的。难道还要研究它的历史、性情吗？”

“一定要积累小错来赢得高贵的名声吗？”佩尔尼松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您的话语要比声音容易接受。我卑微的听您的教诲，严格的审视自己。我不在意我的努力及越过的诱惑，希望我能够再完美一点，至少是精神层面上的，不停留在原地。我承认我有点受伤，但是感谢上帝，痛苦并没有打倒我。”

他搓着手来缓解自己紧张的情绪，额头上满是汗。

在最后一次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，神甫再次说：“为了您也为了我。我应该责备自己把会面拖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但是请您重视最后一个问题，您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？我看见脓包要破裂了，我的孩子。”

“我的神甫，”佩尔尼松说，又惊讶又生气，“我不理解您的狠心。”

“在同样的位置听了您这么多次倾诉，我一直有句话留在唇边：您认为您活着吗？”

“我认为真正的虔诚是不夹杂着恼恨的。”另一个人回答道。

似乎“恨”这个词触动了他，塞纳波神甫差点失去了平时的自制力，他脸红了，手张开频频的敲桌子，脸红得更厉害了，终于用缓和的语气说：

“请原谅我的举动：我不是圣人，也不知道如何做个圣人，在我身上批判的精神占主导，也许他掩盖了其余的才能，有时太过专注会使我丧失同情。”

他握住这个小男人的手。

“我的朋友，我很奇怪那些教条主义教士的立场，他们使一些体面人认为自己行为不检点，更可笑的是视情欲为战争，只会说战斗，防守，失败，成功之类。啊，我的朋友，我能这样说——生活在圣人之间，在那些最聪颖的圣人之间，您认为我还会持同样的观点吗？”

他更加亲热地抚摩那双手。

“您的判断是错误的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是表里不一的，您没有抵抗外界的诱惑，而是每天不断地和自己的肉欲作斗争，您把这视为枯燥生活中的一点调味料。而且您抵抗诱惑的斗争是虚幻的。您用这种斗争想对我说明什么呢？我看到的只是忧郁的挣扎，冷却的欲望，和没有实现的行动。您又没有真的做。您只是在幻想。我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而不是教士的身份来说服您：真正放荡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，而您，您的内心，我的孩子，还没有犯那么严重的罪恶。”

“您自己的见解，”神甫继续说道，“并没有错，它如同数学公式一样，一成不变了，您的平庸想使您忽视小恶，忽视善与恶的区别。对小恶的处置会使您生活有误。”

听了这些话，佩尔尼松站起身来，但是在他的“刽子手”前沉默不语。

“生活的经验，不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经验，”塞纳波神甫说，“教给我一些积极的东西。”

“我因为尊重您的品格和为人，”佩尔尼松忽然庄严地说，“才听您说完这些话，但是您这些不公正的话是我不愿意回答的。”

“我会轻松地结束谈话，”神甫回答道，“您之所以在这里听到了这些，因为您在今天，在此刻，自取其辱地找我来了。”

他用力呼吸，当胸部起伏的时候，血从他的脸颊，额头褪去，他又变得苍白了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的孩子，”他继续说，“当生活太沉重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把包袱放在地上，检查，挑选，保留必须的，扔掉其余的。记住这句知心话，今天我在你面前大声的承认。当必要的时候，我也会这样做的，我有这样的准备。”

他忽然停住了，低下头，然后忽然说：

“走吧，走吧！”很粗暴地大喊了两次。

别的人可能会就此离开，但是佩尔尼松的愚蠢使他留下了。此外可悲的命运总安置他在不该待的地方，使他出丑丢脸到底。

“我很遗憾不知不觉成了祸因。”